

独立文心

刘庆邦 著

东风嫁

海豚出版社

独—立—文—丛

东风嫁

刘庆邦 著



海豚出版社
中国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风嫁 / 刘庆邦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2.9
(独立文丛)

ISBN 978-7-5110-0983-8

I. ①东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71443号

东风嫁

作 者: 刘庆邦

丛书策划: 祝勇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王玮 郝付云

整体设计: 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传 真: 010-68998879

印 刷: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开 (889毫米×1194毫米)

印 张: 4

字 数: 63千

版 次: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983-8

定 价: 2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嫁人还是不嫁人，米东风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。米东风属龙，虚岁今年二十六。这地方，女孩子的妙龄讲究二八，米东风的年龄三乘以八都过了。在城里，女孩子的年龄是保密的。在村里，有同一年出生的不少孩子在那里证明着，谁的年龄都瞒不住。全村和米东风一样大的女孩子，一个接一个都出嫁了，先嫁的孩子都有了五六岁，尚未出嫁的只剩下米东风一个。出嫁，不是嫁给风，也不是嫁给树，只能嫁给男人。米东风不知道哪一个男人愿意接纳她。从十八岁那年开始，米东风到城里打工，至今已经八个年头。她有时有些恍惚，忘了自己是哪里人。等她过年时回到老家，见到父母，看到庄稼，听到狗叫鸡叫，才记起自己还是一个农村人。她也曾想过在城里安一个家，过像城里人那样的日子，但几次尝试都失败了。槐花落在槐树下，看来想成家，还得

回到老家。米东风之所以对嫁人的事心里没底，是因为她对自己太有底。

过罢年，麦地里的残雪还没化尽，村里的青壮男人和女人纷纷背起行囊，又到城里打工去了。米东凤站在她家二楼的走廊上，漫无目的地望着远方。她的手机一直在手里握着，手机一角垂着多种小小挂件。那些挂件有金龙、玉兔、珍珠，还有一只大耳朵的米老鼠。手机响了，她就到自己的房间里，关起门来接听。听完了电话，她再到走廊的栏杆里边站着。她家的两层小楼坐北朝南，在村子的最南边，她家的房子前面没有房子了。阳光从东边照过来，她家得到的阳光是第一家。南风把庄稼的香气吹过来，她家的人也最先闻到。她家的院子大门口却没有朝南开，是朝东开。南边是一道高高的、封闭式的院墙。院墙浑砖砌成，上方抹了水泥，凝固的水泥里嵌着一些锋利的玻璃碴子。那些玻璃碴子是透明的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有些凛然。因米东风站在高处，院墙不能对她的视线构成阻挡，她平着眼就能看到院墙外面的一切。千篇一律的麦田一篇接一篇往远处伸展。麦田里鼓起的一个个坟包，恰如麦田篇章里固定的标点，那些标点没有造成阅读障碍，似乎还为某些篇章增添了厚重之感。麦田

尽头，是一条小河。小河对岸，是另一个村庄。往东边看，是一条串连村庄、贯穿南北的简易公路。一种被称为大篷车的三轮摩托，在公路上来往穿梭，正把打工族一斗子接一斗子往城里运。往年这个时候，米东风已经到城里去了，并开始了工作。今年是娘不让她走，把她留了下来。娘说她常年在外面，娘儿俩都没时间好好说说话。若是娘一般化的说说，她一听就过去了，该走还是走。但娘看着她，很不舍、很深情的样子，眼里似乎还有泪光，娘说：娘就你这一个闺女，你在家陪陪娘吧。娘这样说话，就有些不一般，让人不好拒绝。

娘从用白铁皮做成的粮食茺子里挖出半袋子小麦，这会儿正在院子里收拾小麦。娘收拾小麦的办法，是把小麦分批倒进簸箕里上下簸动，簸去糠皮和尘土，再低下头，用手扒拉着，拣出小麦里面的砂礓子儿和草籽儿。最后一道工序，娘用一条湿毛巾在麦子里撮。看去麦子已经很干净了，湿毛巾上也没沾上什么东西。可是，当娘把握过麦子的毛巾往清水里一投，清水立刻变得又灰又浑。小麦经过这样收拾，磨出的面就白，蒸出的馍吃起来就不硌牙。娘喊米东风下楼，跟她一块儿拣小麦里的东西。米东风下

楼来了，娘却不让她动手，指一个小凳让她坐。娘说：咱娘儿俩说会儿话吧。说什么呢？米东风不爱说话，也不会说闲话，她不知道跟娘说什么。她是吃娘的奶长大的，娘是她的亲娘，这是肯定的。可是，越是亲娘，她越觉得无话可说。骨头说过了，肉说过了，还用得着嘴再说吗，好像说什么都是多余。人说娘的现在就是女儿的未来。米东风看了看娘，难免把自己的未来和娘的现在联系起来。娘已经有了少许白发，眼角也有了皱纹。她的未来也许就是这样的，也许不是这样的，谁知道呢？

米东风不说话，娘就找话跟她说。娘说，她以前赶庙会看戏，看到大家子家的闺女都是住在绣楼上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使唤的是丫环仆女，轻易不下绣楼。她那时想，得有多少钱才盖得起楼呢？谁家的闺女才能住到楼上呢？她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她们家就盖起了楼，她们家的闺女就住到了楼上。她们家的楼虽说不叫绣楼，恐怕比绣楼也不差吧。娘让米东风说说看。米东风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米东风听出来了，娘说的住在绣楼上的是闺女，没说成小姐，娘跟她说话是小心的。米东风的手机又响了，她看了看号码显示，没有接听。娘不问谁来的电话，更不问她为什么不接，娘说她挂

在手机上的那颗珍珠怪好看的，问是不是真的。米东风说是真的。娘夸她的珍珠个儿真大，真白。看见珍珠说珍珠。娘说她小时候，听说三奶奶家藏有一颗珍珠。三奶奶把珍珠说得很神乎，说谁要是害了眼病，只须把她家的珍珠看上一眼，眼病马上消除。有一年她烂眼角，提出把三奶奶的珍珠看一看，三奶奶说什么都不让她看。有一次趁大人们看珍珠，她才挤过去把珍珠看到了。三奶奶用生白布把珍珠包得里三层，外三层，在解开包裹时，三奶奶的手都抖了。当珍珠终于露出来，大家伸头一看，三奶奶的珍珠不大一点儿，跟一粒豌豆差不多。因三奶奶把珍珠宝贝似地放得时间太长了，珍珠都变成了黄色。娘问米东风：你的珍珠时间长了会变黄吗？米东风说：可能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娘说：树叶到秋天会变黄，黄瓜老了会变黄，不管啥东西，时间长了都会变黄。因为地里的土是黄的，土生土长的万人万物到头来都会往土色上靠。娘把一只袖子往上拉了拉，露出半截胳膊给米东风看，说她的胳膊原来没这么黄，现在越来越黄了。

娘的话让米东风暗暗有些惊奇，娘一个字都不识，不知怎么会说出这番话来。看来一个人有没有想法，一个人的想法有多深，并不在于识字不识字，抓住一个问题想来想去，

哪怕一字不识，也能想出不一样的想法来。哪怕所想的问题是一块石头，久而久之，也能让石头生出鸡娃子来。米东风并不认为娘说话故意拐弯抹角，在暗示她的年龄不小了，该找对象了。娘不是一个有心计的人。但是，娘肯定对她的事夜有所思，昼有所想，不知不觉间就流露出对她的婚事的操心和担忧。

娘把簸箕里的麦子收拾干净了，让米东风帮她撑开一只空口袋，将麦子往空口袋里倾。集中到簸箕一侧的麦子，通过簸箕前沿一角，水一样流进米东风撑开的口袋里。口袋空着时是瘪的，麦子一流进口袋里，口袋底部即刻鼓起来。娘说：我十九岁那年嫁给你爹，二十岁就有了你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你都五六岁了，都能帮我撑口袋了。娘说来说去，这次才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。如果前面的话都是铺垫的话，这后几句话才接近了主题。米东风记不起小时候帮娘撑口袋的她是什么样子，说：我现在不也能帮你撑口袋嘛！娘说：你这孩子，少跟我打哑谜，我知道，你心里明白着呢！撑口袋的小活儿该轮到下一辈的人做了，你老帮我撑口袋算什么！今天话说到这儿了，你跟娘说说吧，你心里到底是咋想的。米东风仰脸看了看天，天上有一块云彩在动。还有一

只鸟，由南向北飞了过去。米东风说：我不明白，人一辈子难道非要结婚吗？现在城里有不少女孩子，她们都不结婚，已经形成了一个单身族，个个自由自在，我看挺好的。娘停止了收拾麦子，抬起头，两眼直直地看着自己的闺女。一掏，二掏，三掏，她总算把米东风这个闷嘴葫芦打开了，总算把葫芦里面的东西掏了出来。娘说：我的傻闺女，你爹就怕你有这样的想法，说起你的事来，你爹愁得半夜半夜睡不着觉。怕鬼就有鬼，你果真有这样的想法。你是城里人吗？你又不是城里人。鸟走鸟路，鱼走鱼路，你哪能跟人家城里人比呢！人一辈子，就是生老嫁娶。女大当嫁，男大当娶，哪能说个不结婚呢！一个女孩子家，生来就是嫁人的。你把村里跟你差不多的女孩子数一数，看看还有没有没嫁人的。别说像你这样全全活活的，瞎子瘸子都得嫁人。娘随口举了两个例子。一个是本村的一个瘸闺女，一条腿瘸得差不多能背到脊梁上，走一步脖子伸得比老雁的脖子都长。瘸闺女嫁人后，婆子一家拿她当宝贝。不到一年，瘸闺女就生了一个胖小子。另一个例子，是外村嫁过来的一个傻媳妇，傻媳妇傻得不透气，生孩子和解手分不清，竟把孩子生到茅坑里去了。亏得婆婆听到了孩子的哭声，才把孩子抱了出来。媳妇

傻，生的闺女一点儿都不傻，小闺女的两只眼睛机灵着呢。谁要敢说她娘傻，她就拿眼睛瞪人家。娘好像早就准备好了这些话，这会儿如同用簸箕倒麦子一样，一下子都倒了出来。娘说得有些急，似乎还有些生气，手梢儿都抖了。娘说：我知道我说的话你听不进去，反正我也说不住你，我得让你爹好好说说你。



吃过晚饭，米东风的爹米廷海通知说，他们家要开一个会议，家庭会议。在一楼，他们家以两间房的面积，布置了一个客厅。客厅里有组合柜、电视机、沙发、还有茶几，仿照的是城里人的摆设方式。客厅也是他们家的会议室。参加会议的只有三个人，爹，娘，米东风。米东风还有两个弟弟，大弟弟比米东风小两岁，二弟弟比米东风小五岁。两个弟弟都在城里打工，是此次会议的缺席者。会议当然由爹主持，爹说：都坐下吧，今天咱们开个会。这个会早就该开，

拖到现在，主要是我的责任。爹的两个腮帮子耷拉着，表情相当严肃，严肃得有些可笑。但米东风不敢笑。爹只上过三年小学，什么干部都没当过，连个村民小组长都没当过，不知怎么也把开会这一套学会了。好像话都要拿到会上说，事情都要拿到会上办，不开会，就不会说话，就办不成事。又好像，开会是一种仪式，一种见证，什么事只有拿到会上说，才能形成决议，才算正规。按通常的会议模式，爹先对会议的纪律提出了要求，要求米东风专心开会，在开会期间不要接电话，也不要看短信。爹问米东风能不能做到。米东风说：在家里搞得这么严肃，你不觉得有点可笑吗！说着，忍不住笑了一下。爹说：我认为一点儿都不可笑。在哪里开会都要讲纪律，不讲纪律会就没法开。米东风只好把手里握着的手机暂时关机，放到沙发一角。爹表扬了米东风，说很好。米东风问：看这架势，你们是要批判我吗？爹说：会议的议题我马上就会说到。说不上谁批判谁，也不是谁压制谁，开会的目的是充分发表意见，大家共同协商。爹宣布的会议的议题是，讨论米东风的终身大事问题。有了会议议题，爹却不说了，让大家说吧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心里怎么想，就怎么说。他这样的姿态，大概是跟别的会议主持人学

来的，是发扬民主的意思，也是不搞家长制和一言堂的意思。会议出现了冷场，娘，米东风，都不说。

院子的大铁门关上了，夜幕早就落下来了，堂屋的门也关上了。外面静悄悄的，村子里偶尔传来一阵狗叫。这样的气氛仿佛使会议有了秘密的性质，并和历史挂起钩来，使参会的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。没人发言是不行的，爹只好点将，让米东风的娘先说。娘对这样的场合显然不大适应，紧张得头上出了一层细汗。听到丈夫让她先说，她更是无措，说：我不会说，还是你说吧。她似乎又觉得，丈夫点她了，她不说两句也不好，会辜负丈夫的期望似的，便说：反正到春天了，地该种就得种；人到岁数了，该结婚就得结婚。地不种就不算个地，人不结婚就不算个人。爹插话，指出娘的说法不太准确，说人不结婚，也不能说不算人，应该说是不圆满的人。娘说：看看，我说我不会说吧，你非得叫我说，我说了，你又挑毛病。

米东风低着眉，不知不觉间又把手机抓在手里。她把手机抓得有些紧，有些热，似乎连自己的手心都是粘粘的。手机不在手，她手里是空的，心里也是空的。把手机抓在手里，她心里才稍稍踏实些。爹点了娘的将，下一个说不定该

点到她了。倘是爹点到她，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议题是讨论她的终身大事，这么吓人的议题爹真能想得出来。什么终身啊，大事啊，说白了，就是催她嫁人而已。嫁人，对别的女孩子来说也许不是什么难事，从这庄到那庄，换一个地方生活就是了。对她来说，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娘刚才说，人不结婚就不算个人。娘的意思，是不是人一结婚就算是个人了呢？是不是在没结婚之前，都不按人的标准衡量，所做的一切，都可以得到原谅呢？若是这样的意思，娘的话她倒是愿意听一听。对开会的事，米东风也在重新估计。一开始，她认为爹是小题大作，是模仿别人开会，是想过一把开会的瘾，对开会的事有些小瞧。这会儿她已经觉出来了，怪不得人们动不动就要开会，开会确实有些厉害。爹果然点到了她的名字，说：东风，你说说，我们听听你的意见。你的意见是很重要的。米东风尽管想到了爹会让她说话，但爹真的点到她时，她还是觉得有些突然，并有些慌乱。几年来，她已经习惯了不说话，在村里不说话，在家里也不说话，好像嘴是一个漏风口，一说话就会暴露什么。长时间不说话，她的说话的功能似乎有所退化，张开了唇，还有一道牙把着，牙张开了，舌头又不太灵活。她说：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我说了

也是白说，最后还不是得听你的。爹说：那不一定，谁说得对，就按谁说的办。

爹把身子坐正些，把喉咙咳了咳，塌下眼皮像是又想了一下，才说：你们都不说，我说。我也不准备多说，只说三条意见。在第一条意见里，爹肯定了米东风是个好孩子，这几年为家里做出了不少贡献。别的且不说，如果没有米东风的贡献，他们家无论如何是盖不起楼的。回头想想，他也有对不起孩子的地方，也就是对孩子的终身大事关心不够。孩子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大，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了，必须当成头等大事抓紧时间解决。一天不解决，他就一天寝食难安。这个问题解决不好，他，还有东风的娘，一辈子都对不起孩子。说到这里，爹的声音是低沉的，鼻子也有些塞。东风的娘大概深有同感，把鼻子吸了吸，拐起胳膊，用袖子擦眼。对爹的讲话，米东风本来做的是抵抗的准备。平日里，她对爹的做派颇有些看不惯。说得不好听一点，她认为爹老是在装样子。爹本来不识几个字，却装得像很有学问的人一样，似乎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什么问题都能解释。爹是一个抡锄头的农民，说话却慢条斯理，信奉有理不在高言。但米东风不得不承认，爹今晚动的是真情，说的是实话。爹的话几

乎触动了她内心深处的委屈，她差一点就抵抗不住了。有一些委屈，一开始觉得是委屈。时间一长，委屈攒多了，就成一个包，就麻木了，就觉不出委屈了。其实委屈还存在着，而且越来越大。这时的委屈包皮很薄，经不起人点破，一旦点破，就会爆发。如同一支炮仗，在没人点燃它的捻子时，它一直沉默着，一旦有人将捻子点燃，它就会爆炸。亏得爹没有把对不起她的话说下去，就说到了第二条意见，她的委屈才得以原封不动，继续保存。爹说出的第二条意见是，现在打工不一定非要到城里去，在农村照样可以打工。农村的人有钱了，村村都有人家盖房子，天天都有人在盖房工地忙活。爹是一个木匠，会给新房做门窗，还会打条几。爹以他自己为例，说他跟着建房的包工队干一天活儿，可以挣八十块钱，外带一包香烟。这样算下来，一个月可以挣两千多块钱，比有的进城打工的人挣的钱还要多。爹特意提到，还有一些妇女在包工队干活儿，她们干的虽说是一些搬砖、提泥巴兜子的下手活儿，一个月也能挣一千多。爹说他的第三条意见最重要，这条意见不仅关系到米东风的终身大事，还关系到他们米家是不是后继有人大问题。话为什么这样说呢，因为米东风的两个弟弟也都超过了二十岁，也该结婚成

家了。按照姐不出嫁、弟不娶亲的老规矩，如果米东风不结婚，下面的两个弟弟就没法结婚。换一个说法，好像米东风是一辆车，她的两个弟弟是两辆车，有她的那辆车在前面挡着道，两个弟弟的两辆车就无法通过，无法前行。

米东风听出来了，爹说来说去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她赶快嫁人。若不嫁出去，她就是这个家的挡道者，甚至是米家的罪人。凡一个会议开下来，必有决议。他们这个家庭会议最后形成了两项决议：第一项决议是，米东风不要再出去打工了；第二项决议是，米东风必须尽快找对象，尽快嫁人。会议形成决议时，他们没有投票，也没有举手表决，爹说完三条意见时，接着说了两项结论。结论一锤定音，就算是两项决议。爹说过了，问米东风还有什么意见。米东风还能有什么意见呢，她说：你们就当没有我这个孩子还不行吗！爹说：你这孩子，不要说气话。我和你娘就你这么一个小闺女，我们心疼你还心疼不过来呢，百年之后，我们还指望你给我们添坟烧纸呢，哪能当没有你呢！米东风说：你们不会随便找个人家，把我推出去吧。爹承诺说：这个你放心。不管谁给你介绍对象，我和你娘先替你挑，等我们挑得差不多了，再让你跟人家见面，一切都是你说了算。你说行就